

★ 林距离

陈逸飞的“代笔”春梦

◆ 林明杰

“代笔”的故事,陈逸飞健在时就早已流传了。没想到,他去世 10 年间,这个故事还不时有人拿出来做文章。“爆料”人又往往是陈逸飞生前的门生故旧。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怀念吧。

陈逸飞活着的时候,“代笔”的故事都是在私下流传。首次于大众媒体公开说事,是在陈逸飞去世后,有海归画家在媒体上公开承认他是陈逸飞代笔,并指出某幅陈逸飞名画上的皮鞋之类是他画的。近年有画商声讨陈逸飞雇代笔作画,最近又有画家在媒体报道中承认自己是陈逸飞代笔。

我虽然过去也曾就此作过不同观点之表达,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爱讲这个故事的人照样乐此不疲。我并不认为好拿这个说事的陈逸飞门生故旧有多少恶意,我与他们中有些人还都相识。我更觉得可能是在一些艺术概念的认知上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代笔与助手的混淆。

我曾经撰文说过,作为陈逸飞的朋友(有点像是在说是胡适之的朋友),即使在我与陈逸飞几乎每周都要相见数次并经常看他作画的那个阶段(那时也真是闲的),我也没有见到过他的代笔。除了唯一一次,见到如今大家纷纷传说的陈逸飞代笔“小哑巴”在陈逸飞半成品油画仕女衣袖口描绘花纹。因为这圈花纹都是简单重复的,陈逸飞画了第一朵作样子后就让小哑巴接着完成其他的。

而小哑巴也不是陈逸飞为了保密故意雇佣不会说话的“代笔”,真实情况是,小哑巴是

陈逸飞恩师孟光去世前托付陈逸飞照顾的。至于小哑巴与孟光的关系,陈逸飞跟我说过,但我忘了。陈逸飞教他画画,让他帮忙做些画室助手工作。陈逸飞曾对我说,让小哑巴以后有一技之长也好独立谋生,也就对得起孟光老师嘱托了。陈逸飞非常敬重孟光,孟光去世后,他捐款设立资助青年艺术学子的基金,但不用自己的名字,而用孟光之名。如何与小哑巴沟通,对陈逸飞来说也是件新鲜事,他们经常在本子上用笔交谈。不知现在这些笔谈记录是否还在。

至于另外几位传说中的陈逸飞代笔,如今有些是我熟识的画家朋友。当年我出于新闻职业习惯,曾就此向陈逸飞核实,他答道,他们想跟我学画,我就带过他们一个阶段,包括带他们出去写生。在那个阶段,他们有人也做过我画室助手,主要做绷画布和打底的工作。这在国外并不稀奇,和国内画家不同,很多著名画家都是让助手做这些事的。

陈逸飞又反问我,画家都是有自己笔性的,这你懂,你看看这几位的笔性和我有什么区别? 能代我画吗?

至于学生在外宣称自己是其代笔,陈逸飞并没有表示任何责备,只是说:“我也理解他们,但愿对他们有用。”

曹可凡兄近日在其微信公号“可凡倾听”上对陈逸飞代笔之说进行了澄清。可凡兄是陈逸飞的生前好友,也是一个非常爱追根究底的媒体人。他所说的,与我所见所闻的可以相互映证。

在此转引曹可凡所述如下:

“陈逸飞早年在美国画音乐题材及之后一些老上海题材工笔画时,的确像伦勃朗画室那样,有助手为其做辅助工作。或许也听到些许风言风语,千禧年前后,陈逸飞开始舍弃过往风格,转向相对粗犷一路,以大笔触描摹人物和风景,绘画周期大为缩短,而且更显大气,买家反而愈加追捧,这更让逸飞信心大增。那段时间,画家常常 7,8 幅画同时开工,因油画需层层描绘,但油彩未干又不能继续,故几幅画一起画可节省时间,画家基本功又扎实,作品照样大气厚实。那时,确有一聾人助手协助工作,常在画室见他,他仅做些最基础工作。工作之余,他也画些小画送到画廊去卖,水平相当一般,根本无法承担“代笔”重任。所谓代笔,就是完全假他人之手完成作品。早期陈逸飞画音乐题材和老上海由助手为其做辅助工作,但也绝非代笔……”

后面可凡兄指名道姓部分我就不引述了。陈逸飞生前在背后说到同行,大多是说对方长处,纵偶有不以为然处,所言也是极留情面。

可凡兄对艺术是内行,他指出了此事的关键点——助手与代笔的区别。

清代刘墉晚年无力应付求墨宝者,由姬妾代笔,据说几可乱真(其实功力相距天壤)。据传,落款“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这是代笔。

而助手则是帮助画家做一些辅助性的、非创造性的、技术简单重复的工作,这样可以

让艺术家从耗时费力的简单重复琐碎操作中解放出来,更多进行创造性的构想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操作。这完全符合艺术重在创造的原则。就像雕塑家的作品放样翻制也是靠助手和工人,但从来没有人会质疑不是原作。

另外所谓代笔能以假乱真的说法,也是只能让外行信以为真寻寻开心的。纵然像张大千这样的“作伪”高手,也做不到。传说最盛的张大千仿石涛画作,骗过了吴湖帆等鉴定大家法眼,即使传说是真的,那也只能:一、吴湖帆所长乃宋元 and 四王,石涛之流“野狐禅”非其所长;二、当时资料检索不易。如今资料查询便捷,对照石涛真迹与大千所仿,性格迥异,不难鉴别。

那几位目前大家所知的陈逸飞“代笔”,且不说当时艺术造诣与陈逸飞是否尚有差距,他们的笔性也都与陈逸飞有相当差别。陈逸飞的画皆由国际著名画廊经纪,如果这些代笔之作能够在他们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哈哈画廊、玛尔勃洛画廊以及拍卖陈逸飞作品的苏富比、佳士得都是瞎子了。瞎子能在国际艺术市场混这么久还混成老大,编出这样故事的编剧脑洞得多大。

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有这样大本事的代笔,他更应该“忘了”陈逸飞,别总显得离开陈逸飞就没有吸引人的话题和新闻由头似的,而是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艺术才华,努力做自己,画自己的画,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传说,让后来的年轻人靠你说话。

★ 不同艺见

“油画民族化”是种焦虑症

马琳:题为《东庄》的肖谷作品展是对这位艺术家近期作品的一次展示和讨论,这个昨天在上海油雕院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呈现了肖谷长期以来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传统绘画在当代的转换,“油画中国画”如何发展是这个展览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油画民族化”一直是中国油画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新中国油画史的一条主要发展线索,那是一种将油画材料与中国传统绘画题材融成一体的绘画。肖谷早期的油画受到了“油画民族化”的影响,他的“西域组画”系列以油画笔触来代替写意笔墨,以山水图示替代风景写生就是这种“油画民族化”的方法之一。2002 年之后,肖谷的绘画主题经历了一次转折,他从对“西域”题材的关注转向对中国文人画的关注。“东庄”成了他近十年来持续创作的一个主题。

“油画中国化”是肖谷这次展览的引申话题。肖谷花了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课题研究,并以创作和展览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研究型的创作方法是笔者十分赞赏的,它不仅能 让艺术家深入思考创作问题,也有助于批评家更好地分析艺术家创作的来龙去脉。但对于“油画民族化”或者说“油画中国化”这种提法,笔者一直不是十分认同,在当代艺术发展多元化的今天,过多地强调“油画民族化”或者说是“油画中国化”会使油画患上一种文化身份或者说是大国身份的焦虑症。当代艺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如果油画还属于当代艺术的话,它在关心人类精神家园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是我在此想与肖谷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艺术家都去创作反映“中国问

油画可以这样“本土化”吗？——肖谷画展引发的争论

◆ 马琳 稻壳儿



■ 桃花坞

题情境”的作品,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以这种深深潜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创作艺术,但是面对许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更多的艺术家能够选择让讨论社会问题成为艺术的关键词,不是更好吗?

油画本姓“油”

稻壳儿:我担忧与质疑之一:在油画中国化可能性创作实践和理论形成的背后,是否存在企图用“中国化”的概念来“界定”油画的

文化属性,会不会在逻辑上出现一种外延阔大而内涵不仅不大而且不清晰的困境。我的担忧与质疑之二:是肖谷表现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的“中国文化意味和中国艺术精神”的文化属性。我认为这种“意味”和“精神”的特质只能说属于中国南方文化,而不能涵盖“中国”的大概念。事实上我们经常讲的所谓“中国文化”是有局限性的,我认为比较完善的提法是:华夏文化,它是宽泛的,而不应该是某一类型的。我的担忧与质疑之三:是肖谷的这类表现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油画吗?虽然在油画中国化创作实践和思考上我们应该持有宽容的态度,但在有着深厚传统油画概念和学理研究上是不能模糊的。油画中国化的外在徽式与欧洲传统油画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简单糅合或折衷的关系,油画本当姓“油”。

我认为在中国油画发展的必然道路上,中国油画的本土化是要在与自身文化的历史性格和传统中,在艺术家的实践智慧和理论梳理基础上,使之形成我们中国油画的特征及体系。这需要进一步的思想的融汇、学术交流和艺术实践,需要更加清晰、更加明朗、更加深入的学理研究与形式面貌。虽然肖谷“十年磨一剑”的表现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具有高颜值的“辨识度”,但我还是有些担忧和质疑的。这种担忧和质疑是从如何油画真正中国化的路数上来思考的。我希望社会和学界能以“东庄——肖谷作品展”的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的思考,在文化与学术上生成良性的批评。

为往圣继绝学——郑伯萍 郑明轩 书画作品展

2015年上海艺术博览会
郑伯萍、郑明轩书画作品展于11月11日至15日在上海艺博会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郑伯萍郑明轩父子的50余件作品,题材涵盖了山水、花鸟、高仕、仕女以及婴戏。作为梅景书屋的嫡传,父子二人皆承

元代赵孟頫的“画贵有古意”为圭臬,而将它的意义联系到宋代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场馆和展区:
场馆地址:上海世贸商城展览馆(上海市兴义路99号)
展区位置:四楼A27—A30展位

展期时间:
预展:2015年11月11日(周三) 19:00—22:00
开幕式:2015年11月12日(周四) 10:00
公众展期:2015年11月12日(周四)至15日(周日),每天10:00—18:00

主办单位:上海煌杰画廊

参展艺术家:郑伯萍、郑明轩